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四回 恤貧兒二士趨生路 送貞婦兩鬼保平安

詞曰：蕭蕭孤雁任天涯，何處是伊家？宵來羽倦落平沙，風雨亦堪嗟，蓬瀛瑤島知何處？羞對故鄉花。關山苦歷泣殘霞，隨地去，可棲鴉。

——右調《關山令》

且說冷於冰自那日斬了妖電，隨處遊行，救人患難疾苦，又到雲貴、福建、兩廣地方，遍閱名山大川，古洞仙跡。凡碧雞、點蒼、金蓮、玉筍、煙蘿、銅鼓、紅雀、鹿角等處勝景，無不走到。因心戀峨嵋，復與木仙一會；臨行送茶杯大桂實二個。游罷峨嵋，入成都省會，見山川風景，真乃天府之國，為前朝帝王發祥之地。

遊行了半天，厭惡那城市繁華，信步出了東門。此時已日落時候，早看見一座廟宇，約在二三里遠近；款款行來，見廟已損壞，內外寂無一人。正殿神像盡皆倒敝，東西各有禪房。先到東禪房一看，地下鋪著些草節，不潔淨之至；隨到西禪房，就坐在地下，道：「今晚在此過宿罷。」說著，凝神冥目，運用回光返照的功夫。將到昏黑的時候。只聽得有人到東禪房內，又聽得一人問道：「你來了麼？」那人應道：「來了！」於冰聽了，道：「我這眼昏黑之際，可鑒百步，無異白晝；怎麼倒沒看見那邊房內有人；想是他畏寒，身在草下，也未可知。」只聽得二人問道：「此刻身上好些麼？」一個回答道：「今日下半年，少覺輕爽些。」一個道：「有討來稀粥半瓢，還是熱的，相公可趁熱吃些；轉刻冷了，害病的人如何吃得了？」一人道：「我肚中也覺得有些饑，你拿來我吃幾口。」一個道：「如今好了。春間天氣溫和，飯也比前易討；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，真正凍死餓死。兩個人討的，還不夠一個人吃。相公要放開懷抱，過到那裡是那裡。或者上天可憐，有個出頭日子，也未敢定。」又聽啞啞有聲，象個吃的光景。於冰聽了半晌，心裡說道：「這是兩個討飯吃的乞兒，一個怎麼稱呼相公？」又聽得一個道：「我的哥哥倒回家多時了。」一個道：「那樣變鹽的東西，相公說起來，便哥哥長短，真令人不服。若論起幫林相公那三百多銀子，就到如今苦到這步田地，不但相公，就是我也沒一點後悔。」一個道：「想他夫妻二人，自然也早到荊州了，還不知那林總兵相待何如？」於冰聽了這幾句話，那裡還坐得住？起來走入東房內，只見一年紀四□餘歲人，看見於冰，連忙站起道：「老爺是貴人，到此地何事？」於冰道：「偶爾閒行。」問：「地下倒著的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叫段誠，這害病的是小人主人。」於冰道：「何處人氏？」段誠道：「我主人是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，姓朱，名文煒，現做歸德府稟膳秀才。」於冰微笑了笑。又見那文煒說道：「晚生抱病，不能叩拜，祈老先生恕罪。」於冰也就坐下，問道：「尊駕害何病症？」文煒道：「乍寒乍熱？筋骨如酥，頭痛幾不可忍。」於冰道：「此風寒饑飽之所致也。」問段誠道：「有水沒有？」段誠道：「此處無水。」於冰道：「適才稀粥吃盡了沒有？」段誠道：「還有些。」於冰道：「有一口入肚，即可以愈病矣。」教段誠拿來，在粥內畫了一道符，令文煒吃下。文煒見於冰丰神氣度迥異凡流，忙接來吃在腹中，真如乾露洗心，頓覺神清氣爽。扒起來連連叩頭道：「今朝際遇上仙，榮幸無既！」又問於冰姓諱，於冰道：「我廣平人，姓冷，名於冰是也。才在西禪房，聞盛介有幫助林相公三百多兩之語，願聞其詳。」文煒淚流滿面，道：「若題起這件事，便是晚生乞巧之由了。」遂將恹離家，父死在任內；恹般討賬，遇林岱賣妻，贈銀三百二□七兩；又代當行李，打發起身，往荊州。於冰道：「此盛德之事，惜乎我冷某未曾遇著，讓仁兄做訖。」段誠又將文煒恹般分家，恹般打罵，趕逐出廟，獨自回鄉。文煒又接說投奔崇寧縣，被逐出境外，始流落在這廟內，主僕討吃度命。說罷，放聲大哭，段誠亦流淚不已，於冰亦為惻然。說道：「朱兄如此存心行事，天必降汝以福。」文煒又言：「河南路遠，意欲先到荊州，投奔林岱，苦無盤費，只索在此地苟延殘喘。」於冰道：「送兄到河南最是容易，但令兄如此殘忍，何難再伸辣手？誠恐傷了性命，反為不美，不如先到林岱處，另做別圖。所慮者林岱若不得時，你主僕又只得在荊州乞巧，徒勞跋涉無益也。我亦在此住一半天，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，到第三日早間，我自有一處。」說罷，舉手過西禪房去了。文煒主僕互相疑議，也不敢再問。乾冰叫出逐電、超塵二鬼，秘秘吩咐道：「你兩個此刻速到湖廣荊州府總兵官林姓衙門，打聽四川秀才林岱夫妻，在他衙門內沒有。如在，再打聽他景況好不好。限後日五鼓報我知道。」二鬼領命去了。次早，文煒主僕過來拜見，於冰令二人依舊出去行乞。到第二日午盡未初時候，二鬼早行回來，稟復道：「荊州總兵叫林桂芳，年六□餘，無子，如今將林岱收為己子，內外大小事務俱係林岱總理，父子甚相投合。」於冰收了二鬼。午後文煒同段誠回來，於冰道：「我已查知林岱夫婦在荊州總兵林桂芳署內甚好，你們去投奔他，再無不照拂之理。我今歲從家中帶出銀二百三□兩，已用去二百多兩，今止有□八兩銀子，目今三月正值桃花水汛，搭一隻船，不數日可到。此銀除一路盤費外，還可買幾件布衣，就速速尋船去罷！」隨將銀子付與。主僕二人喜歡得千恩萬謝，叩拜而去。

於冰出了廟中，走至曠野，心喜道：「今日此舉不但全了朱文煒，兼知林岱的姓名下落，又教我放心了一處。」又走了數步，猛想起：「文諱不知有妻子沒妻子？如無妻子罷了，若有妻子，他哥哥文魁已回家半載有餘，定必大事凌逼；庸平婦人改嫁也罷了，設或是個貞烈女子，性命難保！」想罷，急回廟中，要問這話，奈他主僕已去，於冰還望他回來。等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河南可頃刻而至，何難走遭？況別連城壁已及三年，也須與他想個下落，豈可長久住在金不換家？直隸亦須一往。」於是於無人之地，駕起風雲，早到虞城縣地界。將超塵喚出吩咐道：「你去虞城縣朱文魁家，查他兄弟朱文煒有妻子沒有？刻下是何光景？朱文魁夫婦相待何如？詳細打聽，莫誤。」超塵去了一個多時辰，不見回來，於冰深為怪異；又叫出逐電查復。少頃，二鬼道上相遇，一同回來。超塵稟道：「小戶人家非名門仕宦可比，最難訪查；況他家又住在柏葉村，離城七□里，鬼頭在城中遍訪，始知其地。到他家細問戶灶中溜諸神，已訪得明白。」遂如此這般，細說了一遍。又言：「前日晚間起更時分，姜氏同段誠女人歐陽氏，俱假扮男子，分帶銀五百兩，欲奔四川，尋朱文煒去。本日住吳八店中；昨日止走了□五里，住在何家店中；今日總快也不過走□數里，此刻大約還在西大路上行走。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果不出吾之所料！幸虧來得不遲不早。四川道路，豈是兩個婦人走的？還得我設處一番。只是朱文魁固屬喪心，其得禍亦甚慘；若非歐陽氏兩次竊聽，姜氏亦難瓦全也。足見上天報應甚速！」再看日已西斜，收了二鬼，急忙借土遁向西路趕來。不過片時，見來往人中，內有兩個人異樣：頭前一個穿灰布直裰，象個家僕打扮；後面跟著一個穿著藍衫，儒巾，皂靴，步履甚是艱苦，文雅之至。於冰緊走了幾步，到他跟前一看，但見：

頭戴儒巾，面皮露脂粉之色；身芽闊服，腰圍現婀娜之形。玉頂低垂，見行人含羞欲避；柳眉雙鎖，愁遠路抱恨無涯。靴底厚而長，疑是凌波襪；袍袖寬而大，莫非鮫綃【上敝下衣】。裁剪不齊，容貌端肅，實有子都之韻，肌膚薄弱，卻無相如之渴。宜猜繡幃佳人，莫當城關冶子。

於冰見他羞容滿面，低頭不敢仰視，心下早已明白，也不同他話，離開了七八步，在後面緩緩隨行。看見百步內外有一店，兩個人入去了。於冰待了一會，也入店內；見他兩個在東下房北間，於冰就住了對面南間，總是一堂兩屋的房。少刻，小伙計問於冰飯食，言：每頓大錢四□五文，房錢不要。於冰道：「我起身時如數與你，飯是不吃的了。」小伙計去對過打發飲食。須臾，又送入燈來。於冰付度道：「此刻人尚未靜，須少待片刻，再與他們說話。」又待了一會，見門戶早已關閉，於冰道：「這也是他迴避人的意思，我也不必驚動，且到明日再說。」依舊回南屋打坐。次日天明，聽得北房內說話。商量要僱車子。於冰看了看，見已開門，便走入北房舉手道：「老兄請了！」只見姜氏甚是著慌，歐陽氏道：「相公來有何見諭？」於冰坐在地下板凳上，問姜氏道：「老兄貴姓？」姜氏也只得答道：「姓朱。」於冰又問道：「尊諱？」姜氏沒有打點下個名字，便隨口應道：「賤名文煒。」於冰道：「是那一縣人？」姜氏道：「虞城縣柏葉村人。」於冰道：「這是屬歸德府管轄了。」姜氏道：「正是。」於冰道：「這也是個大奇事！」歐陽氏道：「一個名姓、地方有何奇處？」於冰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，也沒個連村莊都是相同的。我今年在四川成都府東門外龍神廟中，見一個少年秀才，名姓、地方與老兄相同，還跟著個家人叫做段誠。」姜氏忙問道：「此人在四川做甚

麼？」於冰道：「一言難盡！他有個哥哥叫朱文魁。」隨將成林岱夫妻，並他哥哥如何長短，詳說了一遍，姜氏道：「這諱文煒的與我最厚，既言被他哥哥趕逐，不知他近來光景何如？棲身何地？」於冰道：「他如今困苦之至。」又將文煒投奔崇寧縣，被趕逐出境，又不好再回金堂，無奈住於成都關外龍神廟中，主僕輪流討飯吃。老兄既言交厚，我理合直說。」姜氏同歐陽氏聽了，立即神氣沮喪。歐陽氏還掌得住，姜氏便眼中落下淚來；若不是對著於冰，便要放聲大哭。於冰道：「老兄聞信悲傷，足見契厚。」歐陽氏道：「老相公尊姓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姓冷，名於冰，直隸成安縣人。」歐陽氏道：「老相公適才說今年見他兩人，此時還是三月上旬，好幾千里路，不知是怎樣個走法？」乾冰心裡說道：「怪不得此婦與他主母出謀定計，果然是個精細人。」因笑說道：「是我說錯了，我是昨年□月裡見他們。」歐陽氏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說如何來得這樣快！」姜氏拭去眼淚痕，又問道：「先生沒問他幾時回家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我見他時，他正害病。」姜氏驚道：「什麼病？可好了麼？」於冰道：「也不過是風寒，饑飽勞碌，鬱結所致，病是我與他治好了。至於歸家之念，他無時不有，只是他主僕二人一文盤費沒有，如何回來？我念他窮苦，又打聽得林岱與荊州總兵林桂芳做了兒子，大得時運，我幫了他□八兩銀，打發他主僕去荊州後，我才起身。」姜氏聞聽大喜，道：「先生真是天大的恩人！我磕幾個頭罷！」

說罷，恰待下牀叩謝，歐陽氏悄悄的用手一捏，姜氏方才想過來，又問道：「他到荊州，林岱定必幫助，倒只怕半月也可以到來。」於冰道：「他因他哥哥不仁，回家恐被謀害，定要久住荊州；臨行再三囑托我，務必到百葉村面見他妻子姜氏，有幾句要緊話著我說。我受人之托，明日還得去尋訪這柏葉村方好。」姜氏道：「我就是柏葉村人，他的眷屬從不避我，有什麼要緊話，和我說一樣。」於冰笑道：「豈有人家夫妻的話向朋友說的？」姜氏心急如火，又不好催逼；歐陽氏心生一計，道：「我相公行三，叫朱文蔚，是文煒的胞弟，所以才是這般著急，原是骨肉，說說何妨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說了罷。今二兄起身時，言令大兄文魁為人狡詐，不堪回家，必要謀害他妻子姜氏，恐怕不能保全；著姜氏同段誠家女人，同到我家中住一二年，等他回來，再商量過法。」歐陽氏道：「尊府離此多遠？」於冰道：「離此也有二千餘里。」歐陽氏道：「可有親筆書信沒有？」於冰道：「一則二人行色匆匆，二則一個做乞丐的，那裡有現成筆硯？書字是沒有的。」姜氏聽了，看歐陽氏舉動。歐陽氏低頭沉吟，也不言語。於冰道：「你們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你們為人心不測，怕我把姜氏拐帶他鄉，豈可冒昧應許？荊州斷無夫妻同去之理，家中又無安身之策，因此心上作難。」歐陽氏仍是低頭不語。於冰道：「你們不必胡疑忌於我。我從三□二歲出家，學仙訪道一□九年，雲遊天下，到處裡救人危急，頗得仙人傳授；手握風雷，雖不能未動先知，眼前千里外事件，如觀掌上。」歐陽氏道：「老相公既有此神術，可知我名字叫甚麼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你就是段誠妻房歐陽氏，他是文煒妻房姜氏。」兩人彼此相視，甚為駭然。於冰道：「我原欲一入門便和你們直說，恐你們婦人家疑我為妖魔鬼怪，倒難做事，因此千百萬語，寧可費點唇舌，只能夠打發你們起身就罷了。不意你們過於小心精細，我也只得道破了。」姜氏大為信服，歐陽氏又笑道：「老相公可知道我們此番是如何出門？」於冰道：「你們是大前日晚上，將殷氏同李必壽家灌醉，一更時出門。在吳八家店中住了一夜，第二日又在何家店中，昨日方到此處。此番你主母不遭賊人喬大雄搶去，皆你兩次在殷氏窗台階下竊聽之力也。」歐陽氏聽罷，連忙扒倒在地下亂叩頭，姜氏也隨著叩拜，口中亂叫「神仙老爺救命。」於冰著他二人起來，問道：「可放心到我家去麼？」歐陽氏道：「這若不去，真是自尋死路了。」於冰道：「我有妻有子，亦頗有□數萬兩家私。你二人守候一年半載，我自然替你們想夫妻完聚之法。再拿我一封詳細家書，我家人自必用心照料，萬無一失。但你們鞋弓襪小，怎能遠歷關山？我與你們僱車一輛，再買辦箱籠被褥，我暗中差兩個極妥當人相送。若遇泥泞道路，上下險坡，少不得下車行走，設或覺得有人攙扶，你們切不可大驚小怪，此即吾差送之人。」姜氏道：「被褥是必用之物，箱籠可以不必。」於冰道：「五百銀子可是你兩個身邊常帶的東西麼？」兩婦人又從新扒倒叩頭。於冰又道：「你們在此再住一天，明日上路，我好從容辦理，但我身邊沒有銀子，此事二□多兩可行。」姜氏忙從懷中取出一封銀子，付與於冰去了。到午後僱來一老誠車夫，牲口亦皆健壯，小伙計從車內抱入綢子被褥二件，布被褥二件，被套一個，箱籠一個，鎖子一把，大錢八千餘文；又錢袋一個，絨氈一條，兩單兩大塊。於冰道：「車價銀二□四兩，我已與過□二兩，餘銀到成安再與，是我與車夫說明白的，箱籠被褥等物共用銀九兩五錢。」交付姜氏，將餘銀收訖。說罷，到南間房內，和店東借了筆硯，封寫家書，燈後閉門打坐。姜氏和歐陽氏亦不敢絮話。至次日早，於冰將家書一封，付與歐陽氏道：「到成安交小兒冷逢春，外有符一道，可同那幾百銀子俱放在箱內，搬運時不過二三斤重，可免人物色。」隨到無人處叫出超塵、逐電，吩咐道：「你兩個可用心一路扶持姜氏主僕到成安縣我家內安置；箱籠內有神符一道，務必取回。此差與別差不同，須要加倍小心誠敬，我記你們第一大功；若敢生半點玩忽之心，經吾查知，定行擊散魂魄。慎之！慎之！」二鬼道：「回到何地銷差？」於冰道：「到雞澤縣金不換家回覆我。」於冰吩咐畢，回來又叮囑車戶，然後打發姜氏主僕起身。兩婦人跪懇於冰同去，於冰道：「我的事體最多，況有我家信，和我親去一樣；一路已差極妥當人隨地護持，放心！放心！只問舉人冷逢春家就是！」姜氏甚是作難，於冰催逼上車，起身去了。於冰亦隨後駕雲赴雞澤縣，探望連城壁去了。

正是：

為君全大義，聊具助相缺；夫婦兩成全，肝腸千古熱。